



~21
1586
7



門八遠214
評卷
1886
8

第二十一

此圖收拾蕙蓮。令其風馳電掣而去也。夫費如許筆
墨。花開豆爆出來。却又令其風馳電掣而去。則不如
徑寫之爲愈也。不知有寫此一人。意在此人者。則肯
輕寫之。亦不肯便結之。蓋我本意所欲寫者在此。則
一部書之終始。卽在此。此人出而書始。有此人死而
書亦終矣。如西門月娘。金瓶梅。敬濟等人是也。有寫
此一人。本意不在此人者。如宋蕙蓮等是也。本意止
謂要寫金蓮之惡。要寫金蓮之妬。瓶兒却恐筆勢短
促。更開架不寬。厥文法不盡致。不能成此一

故于此先寫一宋蕙蓮。爲金蓮預彰其惡。小試其道。以爲瓶兒前車也。然則蕙蓮不死。不足以見金蓮也。寫蕙蓮之死。不在一聞來旺之信而卽死。却在雪娥上氣之後而死。是蕙蓮之死。金蓮死之。非蕙蓮之自死也。金蓮死之。固爲爭寵而蕙蓮死之。死于金蓮亦是爭妍。殆爭之不勝。至再至三。而終不勝。故憤恨以死。故一云含羞。又云受氣。不過然則與來旺何與哉。着其寫來旺中計。而蕙蓮云只當中了人拖刀之計。與瓶兒見官哥被驚之言一樣。不改一字。然則寫蕙蓮爲瓶兒前車。爲的確不易。非予強評也。

一路寫金蓮之惡。與令人髮指。而其對西門一番說。話却入情入理。寫盡于下。權奸之態也。然惟西門有逃色之念。金蓮卽婉轉以色中之故。遠而不悟。倘不心醉蕙蓮。而一旦忽令其殺一人。西門雖惡。必變色而不听也。是知所言。又在其人。風裏言風裏語。六字妙絕。奇絕。心下事。有事不在風裏。言語中。哉夫。風何處不在。乃風裏言語。欲袖裏藏風。其愚不知。爲何如也。

觀蕙蓮有心另娶一人。與來旺自隨西門。而必不忍致之遠去。夫遠去且不甘。况肯毒死氣死之哉。雖其

第二十六回

來旺見逃解徐州

宋蕙蓮含羞自縊

詩曰

與君形影分吳越。
登臺北望烟雨深。

玉枕經年對離別。
回身哭向天边月。

又

夜深悶到戟門邊。
閨中只是空相憶。

却遶行廊又獨眠。
魂歸漢上魄歸泉。

話說西門慶聽了金蓮之言，又變了卦。到次日，那來旺兒收拾行李伺候，到日中，還不見動靜，只見西門慶出來叫

來旺兒到根前說道我夜回想來你纏打杭州來家多少
時兒又教你往東京去忒辛苦了不如叫來保替你罷
你且在家歇宿几日我到明日家門首生意尋一箇與你
做罷自古物聽主裁那來旺兒那里敢說甚的只得應諾
下來西門慶就把銀兩書信交付與來保和吳主管三月
來○卽○是○六○月○念八日起身往東京去了不在話下這來旺兒回到房中
心中大怒吃酒醉倒房中口內胡說怒起宋蕙蓮來要殺
西門慶被宋蕙蓮罵了他幾句你咬人的狗兒不露齒是
言不是語牆有縫壁有耳味了那黃湯挺那兩覺打發他
上床睡了到次日走到後邊申玉簫房裡請出西門慶兩
箇在廚房後牆底下僻靜處說話玉簫在後門首替他
風婆娘甚是埋怨說道你是箇人你原說教他去怎成轉
了靶子又教別人去你乾淨是箇心傷滾下
草拐棒兒原挂不定把你到明日蓋箇廟兒立起箇樹
來就是箇謊神爺我再不信你說話了我那等和你說了
一箇就沒些情分兒西門慶笑道不是此說我不是也
叫他去恐怕他東京蔡太師府中不熟所以教來保去了
留下他家門首尋箇買賣與你做罷婦人道你對我說尋
箇甚麼買賣與他做西門慶道我教他搭箇主管在家門
首開酒店婦人聽言滿心歡喜走到

○來○卽○是○六○月○
○來○卽○是○六○月○
此一十對來

壯兒說了一單等西門慶示下一日西無也意也所坐下著

人叫來旺兒近前桌上放下大包銀兩說道孩兒你一向

杭州來家辛苦教你往東京去恐怕你蔡府中不十分熟

所以教來保去了今日這六包銀子三伯兩你拿去搭上

箇主管在家門首開箇酒店月間尋些利息孝順我也是

好處那來旺連忙扒在地下磕頭領了六包銀兩回到房

中告與老婆說他倒拿買賣來窩盤我是喜今日真了我

這三百兩銀子教我搭主管開酒店做買賣老婆道惟賦

黑囚你這噴老婆說一銀就撒了井也等慢也來如何今

日也做上買賣了你安分守已休再吃了酒中裡大說白

道來旺兒叫老婆把銀兩收在箱中我在街上尋幾計去

也于是走到街上尋主管到天晚主管也不成又吃的

大醉來家老婆打發他睡了就被玉簫走來叫到後邊去

了忽着一玉簫來寫來旺兒睡了一覺約一更天氣酒還

未醒正朦朧睡著忽听的意外隱有人叫他道來

旺哥还不起來看你的媳婦子又被那沒廉耻的勾引

到花園後邊幹那營生去了虧你到睡的信心又黑魁也

來旺兒猛可驚醒睜開眼看不見老婆在房裡只認是

雲娥看見甚動靜來遞信與他不覺怒從心上起道我在

面前就弄鬼兒忙跳起身來開了房門逕撲到花園中來

剛到廂房中角門首不防黑影裏拋出一條梭子來把來
旺兒絆了一交只見响噠一聲一把刀子落地左右閃過
四五个小廝大呼有賊一齊向前把來旺兒一把捉住了
來旺兒道我是來旺兒進來尋媳婦子如何把我拿住了
衆人不由分說一步一棍打到廂上只見大廂上燈燭
煌豈有點燭待有賊者乎妙如畫西門慶坐在上面卽叫拿上來來旺兒
跪在地下說道小的睡醒了不見媳婦在房裡進來尋他
如何把小的做賊拿那來興兒就把刀子放在面前與西
門黑魁七慶看怕人西門慶大怒罵道衆生好度人难度這廝真
是个殺人賊我倒見你杭州來家叫你領三百兩銀子做

買賣如何夤夜進內來要殺我不然拿這刀子做甚麼
令左右與我押到他房中取我那三百兩銀子來衆小廝
隨即押到房中蕙蓮正在後邊同玉簫說話忽聞此信忙
跑到房裡看見了放声大哭說道你好吃了酒睡罷平
白又來尋我做甚麼只當暗中了人的拖刀之計明說金
并兒說官哥之語又一字不更遙七对照一面開箱子取
子云爲并兒前車金蓮小試固却不認出六包銀子來拿到廂上西門慶燈下打開觀看內中止
有一包銀兩餘者都是錫鉛錠子西門慶大怒因問如何
換低了我的銀兩往那里去了趁早實說那來旺兒哭道
爹擡舉小的做買賣小的怎敢欺心抵換銀兩西門慶道

你打下刀子還要殺我刀子現在還要交吾甚麼因把來
與兒叫來面前跪下執証說你從某日沒曾在外對眾發
言要殺爹頓爹不與你買賣做這來旺兒只是嘆氣張開
口兒合不的西門慶道既証証刀杖明白叫小厮與我控
鎖在門房內明日寫狀子送到提刑所去只見宋蕙蓮雲
鬟撩亂衣裙不整走來所上向西門慶跪下說道爹此是
你幹的營生直說破他好七進來尋我怎把他官賊拿了
你的六包銀子我收着原封兒不動平白怎的賊了恁
活埋人也要天理他為甚麼你只因他什麼打與他頭
直講人情妙白如今拉着送他那里去西門慶見了他

日見着刀子要殺我你不得知道你自安心沒你之事
因令來安兒好換扶你嫂子回房去休要慌嚇他那蕙蓮
只顧跪着不起來說爹好狠心你不看僧而看佛而我恁
就着你不依七兒後文必他睡故吃酒並無此事纏得
西門慶急了教來安兒勸他起來勸他回房去了到天明
西門慶寫了柬帖叫來與兒做干証揣着狀子押着來旺
兒往提刑院去說某日酒醉持刀夤夜殺害家主又抵換
銀兩等情纏待出門只見吳月娘走到前所向西門慶再
三將言勸解說道奴才無禮家中處分他便了又要拉出

去鴛鴦動府做甚麼西門慶所言面面相覷二目喝道你婦人
家不曉道理奴才安心要殺我你倒還教饒他罷于是
听月娘之言喝令左右把來旺兒押送提刑院去了月娘
當下羞赧而退回到後邊向玉樓家人說道如今這屋
亂世爲王九尾狐狸精出世不知听信了甚麼人言語平
白把小廝弄出去了你就賴他做賊萬物也要箇着實纒
好拿紙棺材糊人成個道理恁沒道理昏君行貨宋蕙蓮
跪在當面哭泣月娘道孩兒你起來不消哭你漢子恁教
問不的他死罪賊強人他吃了迷魂湯了俺們說話不中
听老婆當軍充數兒罷了玉樓向蕙蓮道你爹正在衙門

頭上待後慢上的俺每再勸他你安心回房去罷按下道
里不題單表來旺兒押到提刑院西門慶先差玳安送了
一百石白米與夏提刑賀于戶二人受了禮物然後坐轿
來與兒遞上呈狀看了已知來旺先因領銀做買賣見財
起意抵換銀兩恐家主查筭夤夜持刀突入後廝謀殺家
主等情心中大怒把來旺叫到當廝跪下這來旺兒告道
望天官爺察情容小的說小的便說不容小的說小的不
敢說夏提刑道你這廝見獲賊証明白勿得推調從實與
我說來免我動刑來旺兒悉把西門慶初時令某人將藍
段子怎的調戲他媳婦兒宋氏成姦如今故入此罪要墊

書面霸妻子一節新說一遍夏提刑大喝了一聲令左右打嘴巴說你這奴才欺心背主你這媳婦也是你家主娶的配與你爲妻又把資本與你做買賣你不思報本却倚醉黃夜突入臥房持刀殺害滿天下人都像你這奴才也不敢使人了來旺兒口還叫冤屈被夏提刑叫過來與兒遇來執証那來旺兒有口說不出口了正是

會施天上計

難免目前災

夏提刑即令左右選大夾棍上來把來旺兒夾了一夾打了二十大棍打的皮開肉綻鮮血淋漓分付獄卒帶下去收監來興兒玳安兒來家回聽了西門慶話西門慶滿心

歡喜分付家中小厮鋪蓋飯食一些都不許與他送進去但打了休來家對你嫂子說只說衙門中一下兒也不打他監幾日便放出來衆小厮應諾了這宋蕙蓮自從拿了來旺兒去頭也不梳臉也不洗黃着臉兒只是關閉房門哭泣茶飯不吃西門慶慌了使玉簫并賁四娘子兒再三進房解勸他說道你放心爹因他吃酒狂言監他幾日耐他住兒不久也放他出來蕙蓮不信使小厮來安兒送飯進監去回來問他也是這般說哥見官一下兒也不打一兩日就來家教嫂孀子在家安心這蕙蓮聽了此言方纔不哭了每日淡掃娥眉施脂粉出來走跳西門慶要便來

同打房門首走，老婆在簷下叫道：「房裡無人，爹進來坐。」
不是西門慶進入房裡，與老婆做一處說話。西門慶哄他
說道：「我兒，你放心。我看你面上寫了帖兒，對官府說，也不
曾打他一下兒。監他幾日，耐他性兒，還放他出來。這叫
他做買賣婦人，接抱着西門慶脖子，說道：『我的親達，你
好。』」看奴之面，奈何他兩日放他出來，隨你教他做買賣。
不教他做買賣也罷。這一出來，我教他把酒斷了，隨你去
近到遠，使他不敢不去。再不你若嫌不方便，替他尋上箇
老婆，他也罷了。我常遠不是他的人。總是為金蓮反襯
不異西門慶道：「我的心肝，你話是了。我明日買了對過荷
也。」

家房收拾三間房子，與你住。搬你那里去，咱兩箇自在頑。
要婦人道：「着來親，隨你張主便了。」說畢，兩箇開了門兒。
原來婦人夏月常不穿褲兒，只單穿着兩條裙子。補遇見
西門慶在那里，便掀開裙子就幹。于是二人解佩露甄妃
之王，齊肩點漢著之香，雙鳧飛肩雲兩一席。婦人將身帶
的白銀條紗挑線香袋兒，裡面裝着松柏兒，并排草挑着
嬌香美愛四箇字，把與西門慶喜的心中，要不得恨不的
與他誓共死生，向袖中卽掏了一二兩銀子，與他買菓子
吃。再三安撫他，不消憂慮，只怕憂慮壞了你。我明日寫帖
子對夏大人說，就放他出來。說了一回，西門慶恐有人來

連忙出去了。這婦人得了西門慶此話，到後邊對眾丫鬢
媳婦詞色之間，未免輕露。孟玉樓早已知道。又寫得轉來
告潘金蓮說他爹怎的早晚要放來。旺兒出來另替他娶
一箇怎的。要買對門喬家房子，把媳婦子吊到那里去。與
他三間房住，又買箇丫頭伏侍他。與他編銀絲髮髻，打頭
面。一五一十說了一遍。就和徐我輩一般甚麼張致大姐
姐，也就不管。七兒。又映潘金蓮不聽便罷。听了時
忿氣滿懷，無處着。雙腮紅上更添紅

說道真箇惡他，我就不信了。今日我與你說的話，我若教賊
奴才淫婦與西門慶放了，第幾日我與你說的話，我不喇嘴說就

潘字倒過來。可殺玉樓道：蓮子沒正條的大姐，七又不管，
每能走不能飛到的那些兒。金蓮道：你也忒不長俊，要這
命做甚麼活。一百歲紗肉吃他，若不依我，擄着這命擯充
在他手裡，也不差甚麼。玉樓笑道：我是小婦兒，不敢惹他。
看你有本事，和他纏到晚。西門慶在花園中翡翠軒書房
裡坐的，正要教陳敬濟來寫帖子，往夏提刑處說要放來。
旺兒出來，被金蓮驀地走到跟前，搭伏着書桌兒，問你教
陳姐夫寫甚麼帖子。西門慶不能隱諱，因說道：我想把來
旺兒責打與他，幾下放他出來。罷婦人止住小廝，且不要
叫陳姐夫來，坐在傍邊，因說道：你空號着蓮子的名兒，原

來是箇隨風倒舵順水推船的行貨子我那等對你說的
話兒你不依倒聽那賊奴才淫婦話兒隨你怎的逐日沙
糖拌密與他吃他還只疼他的漢子又語依我如今把那
奴才放出來你也不好要他這老婆了又語教他奴才
好藉口你放在家裡不葷不素當做甚麼人兒看成待要
把他做你小老婆奴才又見在待要說道奴才老婆你見
把他這的恁沒張致的在人跟前上頭上臉有些樣兒就
弄另替那奴才娶一箇着你要了他這老婆往後儻忽你
兩箇坐在一答裡那奴才或走來跟前回話或做甚麼見
了有箇不氣的老婆見了他站起來是不站起來是可惜

却出之于先不先只這箇就不雅相傳出去休說六隣親

戚笑話只家中大小把你也不着在意哩正是上梁不正

下梁歪你金蓮意在妬意、蓮今必欲死求、吐逆知求、死既要幹這營生不如一狠一狠把奴才結果了

你就蕙蓮必不可留矣攆着他老婆也放心諺幾句又把西門慶念翻轉了

反又寫帖子送與夏提刑教夏提刑兩三日提出來一頓

拷打拷打的通不像模樣提刑兩位官并上下現察緝捕

排軍監獄中上下都受了西門慶財物只要重不要輕內

中有一當案的孔目陰先生名喚陰騰乃山西孝義縣人

極是箇仁慈正直之士因見西門慶要陷害此人顯謀他

妻子再三不肯做文書送與提刑官抵面相講兩位提

刑官以此掣肘難行，延挨了幾日，人情兩盡，只把他當所責了四十論，箇遞解原籍徐州爲民當查原贓，花費十七兩鉛錫五包，責令西門慶家人來與兒領回，差人寫箇帖子回覆了西門慶，隨教卽日押發起身。這裏提刑官當所押了一道公文，差兩箇公人把來旺兒取出來，已是打的稀爛，釘了扭上了封皮，限卽日起程，還往徐州管下交割。可憐這來旺兒在監中監了半月，光景沒錢使用，弄的身酥很很，衣服藍縷，沒處投奔，哀告兩箇公人說：兩位哥在上，我打了一場屈官司，身上分文沒有，要索些腳步錢與一位望你，可憐見押我到我家主處，有我的媳婦兒并

那箱籠討出來變賣了，甚知謝二位并路送盤費也討得一步鬆寬。那兩箇公人道：你好不知道理，你家主旣擺佈了一場，他又肯發出媳婦并箱籠與你，還有甚親故條們看陰師父面上，瞞上不瞞下，領你到那里，胡乱討些錢米，勾你路上盤費便了。誰指望你甚那步錢兒來旺道：二位哥，你只可憐引我先到我家主門首，我央浼兩三位親隣替我美言討，見無多有少兩箇公人道：也罷，我們就押你去。這來旺兒先到應伯爵門首，伯爵推不在家，又央了左隣賈仁清、伊勉、慈二人來西門慶家替來旺兒說討媳婦箱籠。西門慶也不出來，使出五六箇小廝，一頓棍

打出來不許在門首纏擾把賈伊二人羞的要不的他媳婦兒宋蕙蓮在屋裡瞞的鉄桶相似並不知一字西門慶分付那箇小廝走漏消息決打二十板兩箇公人又同到他丈人賣棺材的宋仁家來旺兒如此這般對宋仁哭訴其事打發了他一兩銀子與兩箇公人一吊銅錢一斗米路上盤纏哭也啼也從四月初旬離了清河縣往徐州大道而來正是

若得苟全痴性命

也甘饑餓過平生

不說來旺兒遇解徐州去了且說宋蕙蓮在家每日只將他出來小廝一般的替他送飯到外邊眾人都吃了轉回來蕙蓮問着他只說哥吃了監中無事若不是也放出來了連日提刑老爺沒來衙門中間事也只在外二日來家西門慶又哄他說我差人說了不久即出婦人以為信實一日風裡言風裡語六字奇絕聞得人說來旺兒押出來在門首討衣箱不知怎的去了這婦人幾次問眾小廝都不說忽見鉞安兒跟了西門慶馬來家叫住問他你旺哥在監中好麼幾時出來鉞安道嫂子我告你知了罷俺哥這早晚到流沙河了蕙蓮問其故這鉞安千不合萬不合如此這般打了四十板遁解原籍徐州家去了只放你心裡休題我告你說這婦人不听萬事皆休听了此言閉了房

門放聲大哭道、我的人樂、你在他家幹壞了甚麼事來、被
人紙棺材暗算計了、你七做奴才一場、好衣服沒曾掙下
一件在屋裡、今日只當把你遠離他鄉弄的去了、坑得奴
好苦也、你在路上死活未知、我就如今在釘底下一股怎
的曉得、哭了一回、取一條長手巾、拴在臥房門柱上、懸梁
自縊、不想來照妻一丈青、住房正與他相連、從後來聽見
他屋裡哭了一回、不見動靜、半日只听喘息之聲、扣房門
叫他不應、慌了手脚、教小厮平安兒、撬開窗戶、進去見婦
人、穿着隨身衣服、在門柱上、正吊得好、一面解救下來、關
了房門、取姜湯、擦灌、須臾甦醒、後邊知道、吳月娘率領李

嬌兒、孟玉樓、西門大姐、李瓶兒、玉簫、小玉、都來看視、貴四
娘子兒也來瞧、一丈青、攙扶他、坐在地下、只顧哽咽白哭
不出聲來、月娘叫着他、只是低着頭、口吐涎痰、不答應、月
娘便道、原來是箇傻孩子、你有話、只顧說、便好如何、尋這
條路起來、又令玉簫扶着他、親叫道、蕙蓮孩兒、你有甚麼
心事、越發老實、叫上幾聲、不妨事、問了半日、只那婦人、哽咽
一回、大放聲、排手拍掌、哭起來、月娘叫玉簫扶他上炕、
他不肯上、炕、月娘眾人勸了半日、回後邊去了、止有賁四
嫂、同玉簫相伴、在屋裡、只見西門慶、掀簾子進來、看見他
坐狂冷地下、哭泣、令玉簫、你攙他、炕上去罷、玉簫道、剛纔

娘教他上去他不肯去。西門慶道：「奸強孩子冷地下冰着，你也有話對我說如何？」這等拙智，蕙蓮把頭搖着說道：「爹你好人兒，你瞞着我幹的，好當兒還說甚麼？孩子不核子，你原來就是箇弄人的劊子手，把人活埋慣了，害死人還看出殯的，你成日只哄着我今日也說放出來，明日也說放出來，只當端的好出來，你如遞解他也和我說聲兒，恨在暗處不通風，就解發遠處去了，你也要合憑箇天理，你就信着人幹下這等絕戶計。」恨又在此把圈套兒做的成七的，你还瞞着我，你就打發兩箇人都打發了，如個留不下我，做甚麼？西門慶笑道：「孩兒不關你事，那厮壞了事，所以打發他你安心，我自好處。」因令玉簫你和賁四娘子相伴他，一夜見我使小廝送酒來，你每吃說畢，在外去了。賁四娘良久扶他上炕坐的，和玉簫將話兒勸解他。西門慶到前邊鋪子裡問傅夥計支了一吊錢，買了一錢酥燒，拿盒子盛了，又是一瓶酒，使來安兒送到蕙蓮屋裡，說道：「爹使我送這箇與嫂子吃。」蕙蓮看見一頭罵賊，因棧子趁早與我拿了去省的，我摔一地來。安兒道：「嫂子收了罷，我拿同去。」爹又要打我，便就放在桌子上，蕙蓮跳下來把酒拿起來，纔待趕着摔了去，被一丈青攔住了。那賁四嫂看着一丈青咬指頭兒，白描正相伴他坐的，只見賁四嫂家長兒

走來叫他媽道、爹門外頭來家要吃飯、賁四嫂和一丈青
走出來到一丈青門首、只見西門大姐在那里和來保兒
媳婦惠祥說話。又映前文因問賁四嫂那里去、賁四嫂道、俺家
的門外頭來了要飯吃、我到家瞧、就來、我只說來看、
吃他大爹再三央、陪他坐、見誰知、倒把我來掛住了。
惠祥道、剛纔爹在屋裡他說甚麼來、賁四嫂只顧笑說道、
看不出他旺官娘子原來也是箇辣菜根子、和他大爹白
搽白折的平上、誰家媳婦兒有這箇道理、惠祥道、這箇媳
婦兒比別的媳婦兒不同、從公公身上拉下來的媳婦兒、
這一家大小誰如他說、惠祥去了一丈青道、四嫂你到
家快來、賁四嫂道、甚麼話、我若不來、惹他大爹就怪死了、
又自己却說西門慶白日教賁四嫂和一丈青陪他坐、晚
夕教玉簫伴他睡、慢、將言詞勸他、說道、宋大姐、你是箇
聰明的、趁恁妙齡之時、一朵花初開、主子愛你、也是緣法、
相投你、如今將上不足、比下有餘、守着主子、強如守着奴
才、他已是去了、你恁煩惱、不打緊、一時哭的有好友、却不
虧負了你的性命、常言道、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往後真
箇輪不到你身上了、那蕙蓮聽了、只是哭泣、每日粥飯也
不吃、玉簫回了西門慶、西門慶又令潘金蓮親來對他
說、也不依、金蓮惱了、向西門慶道、賊淫婦、他一心只想他

漢子千也說一夜夫妻百夜恩萬也說相隨百步也有箇徘徊意這等貞節的婦人却拿甚麼拴的住他心豈不西門慶笑道你休听他撫說他若早有貞節之心當初只守着厨子蔣聰不嫁來旺兒了蓋云當日一面坐在前所此把衆小厮都叫到跟前審問來旺兒遞解去時是誰對他說來趁早舉出來我也一下不打他不然我打听出來每人三十板卽與我離門離戶忽有畫童跪下說道那日小的听見鉞安跟了爹馬來家在夾道內嫂子問他走了口對嫂子說西門慶听了大怒一片聲使人尋鉞安兒這鉞安兒早知消息一直躲到潘金蓮房裡去金蓮正洗臉小厮走到屋裡跪着哭道五娘救小的則箇金蓮罵道賊囚猛可走來嚇我一跳你又不和幹下甚麼事鉞安道爹因爲小的告嫂子說了旺哥去了要打我娘好及勸也爹若出去爹在氣頭裡小的就是死罷了金蓮道惟囚根子說的鬼也似我說甚麼勾當來恁驚天動地的原來爲那奴才淫婦分付你在我這屋裡不要出去于是藏在門背後西門慶見叫不將鉞安去在前所暴叫如雷一連使了兩替小厮來金蓮房裡尋都被金蓮罵的去了落後西門慶一陣風自家走來手裡拿着馬鞭子問奴才在那里金蓮不理他被西門慶遠屋尋遍從門後探出鉞安來

要前私與西門慶金蓮向把馬鞭子奪了掠在床頂上說這沒廉
恥的貨兒你臉做主了那奴才淫婦想他漢子上吊羞急
而後奔家蓋有以也而敬濟後事何莫非因此而放膽
拿小廝來氣關小廝甚事那西門慶氣的眼兒的金蓮
叫小廝你往前頭幹你那營生去不要理他等他再打你
有我哩那錢安得手一直往前去了正是

兩手劈開生死路 翻身跳出是非門

這潘金蓮見西門慶留意在宋蕙蓮身上乃心生一計
昭在後邊唆調孫雪娥說來旺兒媳婦子怎的說你要了
他漢子備了他一篇是非他爹惱了繼把他漢子打發了
前日打了你那一頓拘了你頭面衣服都是他過嘴告說

的這孫雪娥聽了箇耳滿心滿掉了雪娥口氣見罪案
到前邊向蕙蓮又是一樣話說上孫雪娥怎的後邊罵你
是蔡家使喚的奴才積年轉主子養漢不是你背養主子
你家漢子怎的離了他家門說你眼淚留着洗腳後跟說
的兩下都懷仇恨一日也是合當有事四月十八日李嬌
兒生日院中李媽上并李桂姐都來與他做生日吳月娘
留他同衆堂客在後廳飲酒西門慶往人家赴席不在家
這宋蕙蓮吃了飯兒從早晨在後邊打了箇幌兒走到屋
裡直睡到日西繇着後邊一替兩替使了丫鬟來叫只是
不出來雪娥尋不着這箇繇頭兒走來他房裡叫他說道

嫂子做了玉美人了怎的這般難請雪娥隨處若嘲宜那

蕙蓮也不理他只顧面朝裏睡這雪娥又道嫂子你思想

你家旺官兒哩早思想好來不得你他也不得死這在西

門慶家裡此語又不可這蕙蓮听了他這一句話打動潘

金蓮說的那情繇翻身跳起來望雪娥說道你沒的走來

浪聲額氣他便因我弄出去了你為甚麼來打你一頓擗

的不容上前得人不說出來大家將就些便罷了何必擗

着頭兒來尋起人偏人金蓮套中讀者這雪娥心中大怒

罵道好賊奴才養漢淫婦如何大膽罵我蕙蓮道我是奴

才淫婦你是奴才小婦轉我養漢養主子強如你養奴才

轉你倒背地偷我的漢子你還來到自家撒騰又道幾

句話說的雪娥急了宋蕙蓮不防被他走向前一箇巴掌

打在臉上打的臉上通紅說道你如何打我于是一頭撞

將去兩箇就揪扭打在一處慌的來昭妻一丈青走來勸

解把雪娥拉的後走兩箇還罵不絕口吳月娘走來罵了

兩句你每都沒些規矩兒不管家裡有人沒人都這等家

反宅亂的等你主子回來看我對你主子說不說當下雪

娥就往後邊去了月娘見蕙蓮頭髮揪亂便道還不快梳

了頭往後邊來哩蕙蓮一声兒不答話打發月娘後邊去

了走到房內倒插了門哭泣不止哭到掌燈時分眾人亂

着後邊堂客吃酒可憐這婦人忍氣不過四字定案不爲
尋了兩條腳帶拴在門楹上自縊身死來旺字節也
是

世間好物不堅牢

彩雲易散琉璃脆

落後月娘送李媽上桂姐出來打蕙蓮門首過房門關着
不見動靜心中甚是疑影打發李媽上娘兒上轎去了回
來叫他門不開都慌了手脚還使小厮打窗戶內跳進去
割斷腳帶解卸下來搬救了半日不知多咱時分嗚呼哀
哉死了但見

四肢冰冷一氣燈殘香魂渺已赴望鄉臺是眼眼也

屍猶橫地下不知精爽逝何處疑是行雲秋水

月娘見救不活慌了連忙使小厮來與兒騎頭口往門外
請西門慶來家雪娥恐怕西門慶來家拔樹尋根歸罪于
已在上房打旋磨兒跪着月娘教休題出和他嚷鬧來月
娘見他嚇得那等腔兒心中又下般不得因說道此時你
恁害怕當初大家省言一句兒便了至晚等的西門慶來
家只說蕙蓮因思想他漢子哭了一日趕後邊人亂不知
多咱尋了自盡西門慶便道他恁箇拙婦原來沒福到不
一面差家人遞了一紙狀子報到縣主李知縣手裏只說
本婦因本家請堂客吃酒他管銀器傢伙因失落一件銀

鐘恐家主查問見責自縊身死又送了知縣三十兩銀子知縣自恁要做分上胡亂差了一員司吏帶領幾箇伴作來看了一自買了一具棺材討了一張紅票賁四來與兒同送到門外地藏寺與了火工五錢銀子多架些柴薪纔待發火燒燬不想他老子賣棺材宋仁打听得知走來攔住叫起屈來說他女兒死的明白稱西門慶因倚強姦他我女貞節不從威逼身死我还要撫按告狀誰敢燒化尸首那衆火家都亂走了不敢燒賁四來與少不的把棺材停在寺裡來回話正是

青龍與白虎同行

吉凶事全然未保

第二十七回

此回是金蓮玉樓瓶兒春梅四人相聚後同時加一番描寫也玉樓爲作者特地矜許之人故寫其冷而不寫其淫春梅又爲作者特地留爲後半部之王腦故寫其寵而亦不寫其淫至于瓶兒金蓮固爲同類又分深淺故翡翠軒尙有溫柔濃艷之雅而葡萄架則極妖淫污辱之怨甚矣金蓮之見惡于作者也內以一月琴貫翡翠葡萄二事信乎玉樓之一人又爲金瓶二人之針線也必特寫四人一番蓋四人皆作者用意特寫之人且

四人者一部之骨子也。故用描寫一番。內必用西門惱金蓮一段。已伏後妬寵之根。幾番怒罵之由。見瓶兒之獨寵也。

凡各回內清曲小調皆有深意。切合一回之意。懽此回內赤帝當權。則關係金部言其炎熱無多。而煞尾二句已明七說出矣。

人知此回伏生子。不知其于掃雪一回。已伏生子之根矣。此處又明照出。亦如大丫頭已出春梅。又于薛媒婆口中再明說出。此是筆法暗對處。

內寫西門心知金蓮妬寵爭妍。而不能化蓮。乃以色慾奈何之。如放李子不即入等情。自是引之入地獄。已亦隨之。敗亡出醜。真小人之家法也。

梁州序上半截寫玉樓瓶兒。下半寫春梅金蓮。然玉樓自有一腔心事。寄在月琴。是身與會而心不然者。春梅又有一種心高志大。不肯抱阮作窮途之哭者。然則此日翡翠軒葡萄架。惟李潘二人各立門戶。將來不復合矣。

第二十七回

李瓶兒私語翡翠軒

潘金蓮醉鬧葡萄架

詞曰

錦帳鴛鴦繡衾鸞鳳一種風流千種態看雪肌雙
 瑩玉簫暗品鸚舌偷嘗屏掩猶斜香冷回嬌眼
 盼檀郎道千金一刻須憐惜早漏催銀箭星沉網
 戶月轉迴廊

右調好女兒

話說來保正從東京來在捲棚內回西門慶話具言到東
 京先見用事的官家下了書然後引見太師老爺看了揭

帖把禮物收進去交付明白老爺分付不日寫書馬上差人下與山東巡按侯爺把山東滄洲監客王雲雲等一十二名寄監者盡行釋放翟叔多上稟爹老爺壽誕六月十五日好交教爹上京走也他有話和爹說這西門慶听了滿心歡喜旋即使他回喬大戶話去只見賈四來興走來見西門慶和來保說話立在傍邊來保便往喬大戶家去了西門慶問賈四你每燒了回來了那賈四不敢言語來興兒向前附耳低言說道宋仁走到化人場上攔着屍首不容燒化聲音甚是無耻小的不敢說這西門慶不听萬事皆休听了心中大怒罵道這少死光棍這等可惡即令小厮請你姐夫來寫帖兒就差來安兒送與李知縣隨即送了兩個公人一條索子把宋仁拿到縣裡反問他打網詐財倚屍鬻賴當所一來二十大板打的鮮血順腿淋漓寫了一紙供狀再不許到西門慶家纏擾併責令地方火甲眼同西門慶家人即將屍燒化訖那宋仁打的兩腿棒癢歸家着了重氣害了一場時疫不上幾日嗚呼哀哉死了正是

失竊人家逢五道

冥冷饑鬼撞鐘馗

西門慶剛了畢宋蕙蓮之事就打點三百兩金銀交與銀率領許多銀匠在家中捲棚內打造蔡太師上壽的四樣

捧壽的銀人、每一座高尺有餘、又打了兩把金壽字盞、每
了兩副玉挑盃、兩套杭州織造的大紅五彩羅段紵絲蟒
衣、只少兩疋玄色焦布和太紅紗蟒、一地裡拿銀子尋不
出來、李瓶兒道、我那邊樓上還有幾件沒裁的蟒、等我瞧
去、西門慶隨即與他同往樓上去尋、揀出四件來、兩件大
紅紗、兩件玄色焦布、俱是織金邊五彩蟒衣、比織來的花
樣、身分更強幾倍、把西門慶歡喜的要不的、于是打包、
着來保同吳主管、五月二十八日離清河縣上東京去、
不在話下、過了兩日、却是六月初一日、天氣十分炎熱、到
了那赤烏當午的時候、一輪火傘當空、無半點雲翳、正是

煤石流金之際、有一詞、單道這熱

祝融南來鞭火龍

火雲焰七燒天空

日輪當午凝不去

萬國如在紅爐中

五岳翠乾雲彩滅

陽侯海底愁波渴

何當一夕金風發

為我掃除天下熱

這兩門慶近來遇見天熱、不曾出門、在家撒髮披襟避暑

將西門一頓下好放、在花園中翡翠軒捲棚內、直掛翡翠看

手寫三妾及春梅也、着小厮每打水澆花草、只見翡翠軒正面前栽着一盆瑞

香花、開得甚是爛熳、西門慶令來安兒拿小噴壺兒、看

澆水、只見潘金蓮和李瓶兒家常都是白銀條紗衫兒、各

合色紗挑線縷金拖泥裙子、李瓶兒是大紅焦布比甲、金蓮是銀紅比甲、惟金蓮不戴冠兒、拖着一窩子杭州攢琴雲子網兒、露着四髻、額上貼着三個翠面花兒、越顯出粉面油頭、朱唇皓齒、兩個携着手兒、笑嘻嘻、驀地走來、先出看見西門慶、澆花兒說道、你原來在這裡澆花兒哩、怎的還不梳頭去、即從散髮披襟四字生西門慶道、你教丫頭拿水來、我這裡梳頭罷、金蓮叫來安、你且放下噴壺去、屋裡對丫頭說、教他快拿水拿梳子來、安應諾去了金蓮看見那瑞香花、就要摘來戴、西門慶攔住道、恠小油嘴、趁早休動手、我每人賞你一朶、罷原來西門慶把傍邊少開頭、早已摘下几朶來、浸在一隻碎磁膽瓶內、金蓮笑道、我兒、你原來摘下几朶來、放在這裡、不與娘戴、于是先搶過一枝來、插在頭上、西門慶遞了枝與李瓶兒、只見春梅送了抵鏡梳子來、秋菊拿着洗面水、西門慶遞了三枝花、教送與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戴就請你三娘來、教他彈回月琴、我所_琴金蓮道、你把孟三兒的拿來、等我送與他、教春梅送他大娘和李嬌兒的去、回來、你再把一朶花兒與我、我只替你教唱的、也該與我一朶兒、教玉樓來却先是支金蓮去作者之巧如、西門慶道、你去回來、與你金蓮道、我的兒、誰養的你、恁乖、你哄我替你叫了孟三兒來、你却與我、我不去、你

與了我七纏叫去西門慶笑道賊小淫婦兒這上頭也播
箇先兒于是又與了他一朵金蓮簪于雲髻之傍方纏往
後邊去了止撇下李瓶兒先寫西門慶見他紗裙內罩着
大紅紗褲兒日影中玲瓏剔透露出玉骨冰肌不覺淫心
輒起見左右無人且不梳頭把李瓶兒按在一張涼椅上
揭起湘裙紅襯初褪倒掬着隔山取火幹了半晌精還不
洩兩人曲盡于飛之樂不想金蓮不曾往後邊叫玉樓去
走到花園角門首角門想了想把花兒遞與春梅送去接
春梅回來悄悄躡足走在翡翠軒欄子外潛听多勾多野多
清事在此听見他兩個在裡面正幹得好只听见西門慶向李

瓶兒道我的心肝你達不愛別的愛你好箇白屁股兒全
日儘着你達受用良久又聽的李瓶兒低聲叫道親達七
你省可的攆罷奴身上不方便我前番吃你弄重了些把
奴的小肚子疼起來這兩日纏好些兒西門慶因問你怎
的。身上不方便李瓶兒道不瞞你說奴身中已懷臨月孕
瓶兒生于此處安根望你將就些兒西門慶聽言滿心歡喜說道我
的心肝你怎不早說既然如此你爹胡乱耍七罷于是樂
極情濃怡然感之兩手抱定其股一泄如注婦人在下躬
股承受其精良久只聞得西門慶氣喘吁七婦人驚七声
軟都被金蓮在外聽了正听之間只見玉樓從後驀地走

來便問五丫頭在這裡做甚麼見那金蓮便搖手見兩箇
一齊走到軒內慌的西門慶湊手腳不迭問西門慶我去
了這半日你做甚麼恰好還沒曾梳頭洗臉哩西門慶道
我等着了頭取那茉莉花肥皂來我洗臉金蓮道我不好
說的巴七尋那肥皂洗臉惟不的你的臉洗的比人家屁
股還白舌上那西門慶聽了也不着在意裡落後梳洗畢
與玉樓一同坐下因問你在後邊做甚麼帶了月琴來不
曾玉樓道我在後邊替大姐七穿珠花來到明日與吳舜
臣媳婦兒鄭三姐下茶去戴忙中點月琴春梅拿了來不
一時春梅來到說花兒都送與大娘二娘收了西門慶令

他安排酒來不一時冰盆內沉李浮瓜涼亭上假紅倚翠
玉樓道不使春梅請大姐七西門慶道他又不飲酒不消
邀他去放開當下西門慶上坐三箇婦人兩邊打橫正
得多少壺斟美釀盤列珍羞那潘金蓮放着椅兒不坐只
坐豆青磁涼墩兒孟玉樓叫道五姐你過這椅兒上坐那
涼墩兒只怕冷金蓮道不妨事我老人家不怕冰了胎舌
有怕甚麼須臾酒過三巡西門慶叫春梅取月琴來月琴
教與玉樓取琵琶教金蓮彈你兩箇唱一套赤帝當權耀
太虛我聽喻炎熱之無且屬虛花也金蓮不肯說道却是誰養的你
恁乖俺每唱你兩人到會受用快活已伏如根我不也教李太

姐拿了椿樂器兒西門慶道他不曾彈甚麼金蓮道他不
會教他在傍邊代板西門慶笑道這小淫婦單管蚊蚋兒
一面令春梅旋取了一副紅牙象板來教李瓶兒拿着他
兩箇方纔輕舒玉指款跨鼓縮合着聲唱雁過沙丫鬢綉
春在傍打扇須臾唱畢西門慶每人遞了一杯酒與他吃
了潘金蓮不住在席上只啣冰冰或吃生菓子玉樓道五
姐你今日怎的只吃生冷金蓮笑道我老人家肚內沒關
事怕甚麼冷糕麼羞的李瓶兒在傍臉上紅一塊白一塊
描西門慶瞅了他一眼說道你這小淫婦兒單管只叫說
白道的金蓮道哥兒你多說了話老媽也睡着吃飽睡飽
是恁一絲兒一絲兒的舌上有刀也你管他怎的正飲酒中間
忽見雲生東南霧障西北雷聲隱一一陣大雨來軒前花
草皆濕正是

江河淮海添新水

翠竹紅榴洗濯清

少頃雨止天外殘虹西邊透出日色來得多少微雨過碧
磯之潤晚風涼落院之清只見後邊小玉來請玉樓玉樓
道大姐姐叫有幾朵珠花沒穿了我去罷惹的他怪李瓶
兒道又是放去瓶兒好寫金蓮咱兩個一答兒裡去奴也要看姐七穿珠花哩西門
慶道等我送你們一送于是取過月琴來二月琴教玉樓彈
着西門慶排手眾人齊唱

梁州序

向晚來雨過南軒見池面紅粧零亂漸輕雷隱七雨收
雲散但聞荷香十里新月一鈎此景佳無限蘭湯初浴
罷晚粧殘深院黃昏懶去眼合金縷唱碧筒勸向冰
山雪。搵排佳宴。水山二字妙絕清世界幾人見。

又

柳陰中忽噪新蟬見流螢飛來庭院听菱歌何處画船
歸晚只見玉繩低度朱戶無声此景猶堪羨起來携素
手整雲鬟月照紗厨人未眠。合前

節七高

蓮漪戲彩鴛綠荷翻清香瀉下瓊珠濺香風扇芳草迷

閒亭畔坐來不覺神清健蓬萊閬苑何足羨。合只恐西

風又驚秋暗中不覺流年換。二語真堪猛省

眾人唱着不覓到角門首。二角門玉樓把月琴遞與春梅。月琴

三和李瓶兒往後去了。描瓶兒處已完潘金蓮遂叫道孟

三兒等我等兒我也去。玉樓處亦完待撇了西門慶走。要同去却是獨留妙七

被西門慶一把手拉住了說道小油嘴兒你躲滑兒我偏

不放你拉着只一輪險些不輪了一交婦人道恠行貨子

他兩個都走去了我看你留下我做甚麼西門慶道咱兩

个在這太湖石下取酒來投箇壺兒耍了吃三盃婦人道

惟行貨子放着亭子上不去投平白在這裡做甚麼你不
信使春梅小肉兒又映春梅他也不替你取酒來西門慶因使
春梅春梅越發把月琴丟與婦人月琴揚長的去了婦人
接過月琴月琴彈了一回說道我問孟三兒也學會了幾
句兒了一壁彈着見太湖石畔石榴花經雨盛開戲折一
枝簪子雲鬢之傍說道我老娘帶个三日不吃飯眼前花
自說識語却是作者本意被西門慶聽見走向前把他兩隻小金蓮扛
將起來戲道我把這小淫婦不看世界面上就昏死了那
婦人便道惟行貨子且不要發訕等我放下這月琴月琴
六于是把月琴順手倚在花臺边月琴因說道我的兒

纏你和李瓶兒看搗去罷沒地扯鬚兒來纏我做甚麼西
門慶道惟奴才單管只胡說誰和他有甚事婦人道我兒
你但行動瞞不過當方土地老娘是誰你來瞞我上往後
边送花兒去你兩個幹的好營生兒西門慶道惟小淫婦
見休胡說于是按在花臺上就親費那婦人連忙吐舌頭
在他口裡西門慶道你教我声親達上我饒了你放你起
來罷却不啻他舌頭心事如畫那婦人強不過叫了他声親達上我不
是你那可意的你來纏我怎的兩箇正是

弄晴鶯舌于中巧

着雨花枝分外妍

兩個頭了一回婦人道咱往葡萄架那里投壺耍了兒去

因把月琴跨在臄膊上月琴彈着我梁州序後半截

節七高

清宵思爽然好凉天特叙金蓮瑤臺月下清虛殿并春梅也神仙眷開玳筵
重歡宴任教玉漏催銀箭水晶宮裡笙歌按

前合

尾聲

光陰迅速如飛電好良宵可惜漸闌後文如見拚取歡

娛歌笑喧

兩人並肩而行須臾轉過碧池轉拂過木香亭抹從翡翠

軒前穿過來到葡萄架下穿過凡几折觀看端的好一座

葡萄架但兒

四面雕欄石甃周圍翠葉深稠迎眸霜色如千枝紫彈
墜流蘇噴鼻秋香似萬架綠雲垂繡帶絕七馬乳水晶
丸裡泥瓊漿滾七綠珠金屑架中含翠渥乃西域移來
之種隱甘泉珍玩之芳端的四時花木觀幽葩明月清

風無價買

二人到于架下原來放着四個凉墩有一把壺在傍月金蓮

把口琴倚了月琴和酒門慶投壺只見春梅拿着酒秋菊撥着

菓盆七子上一碗水泮的菓子婦人道小肉兒你頭裡使

性兒去了如何又送將來了寫出春梅道教人还往

尋你每去誰知驀地這里來。秋菊放下去了。西門慶一面
揭開盒裡邊攢就的八幅細巧菓菜。一小銀素兒葡萄酒。
兩個小金蓮蓬鍾兒。兩雙牙筋兒。寫盡春梅安放一張小
涼机兒。上西門慶與婦人對面坐着。投壺耍子。須臾過盞
翎花。倒入雙飛雁。連科及第二喬。觀書楊妃春睡。烏龍入
洞珍珠倒捲簾。各色皆趣投了十數壺。把婦人灌的醉了。不
桃花上臉。秋波斜睨。西門慶要吃菓。五香酒。又叫春梅取
酒去。金蓮說道。小油嘴兒。再央你。快兒。往房內。把涼席和
枕頭取了來。我困的慌。這里要位。春梅取了涼席。和
說道。罷。庶偏有這些支使人的。誰替春梅。春梅去西門慶
你不拿教秋菊抱了來。你拿酒就是了。那春梅搖着頭兒
去了。半了半日。只見秋菊兒抱了涼藤枕。來婦人分付
放下鋪蓋。搵上花園門。園門往房裡看去。我叫你便來。那
秋菊應諾。放下衾枕。一直去了。這西門慶起身。脫下玉色
紗襖兒。搭在欄杆上。徑往牡丹臺畔。花架下。小淨手去了。
回來。好接金蓮見婦人早在架兒底下。鋪設涼簾。枕衾停
當。脫的上下沒條絲。仰卧于裱蓆之上。腳下穿着大紅鞋
兒。伏紅鞋手弄白紗扇兒。搖涼又陪一西門慶看見。怎
不觸動淫心。于是乘着酒興。亦脫去上下衣。坐在一涼墩
上。先將脚指挑弄其花心。挑的淫精流出。如蠅之吐涎。不

動手心。一。面。又。將。婦。人。紅。綉。花。鞋。兒。又點紅鞋上一。摘。取。下。來。脫。由。鞋。之。戲。把。他。兩。條。腳。帶。解。下。來。拴。其。雙。足。吊。在。兩。邊。葡。萄。架。兒。上。如。金。龍。探。爪。相。似。妙絕譬。喻。使。牝。戶。大。張。紅。鈎。赤。露。鵝。舌。內。吐。人字奇絕惜為小西。門。慶。先。倒。裹。着。身。子。執。麈。柄。抵。牧。口。賣。了。箇。倒。入。翎。花。一。手。據。枕。此四字生出極力而。提。之。提。的。陰。中。淫。氣。連。綿。如。數。鯁。行。泥。淖。中。相。似。淫氣妙。惟。常。事。婦。人。在。下。四字妙將上文無發沒。口。子。呼。呼。連。者。自。竟。也。婦。人。在。下。氣。力。皆。藏。入。四。字。內。沒。口。子。呼。呼。連。上。不。絕。提。既。沒。口。子。則。亦。無。數。提。也。正。幹。在。美。處。只。見。春。梅。盪。了。酒。來。一。眼。看。見。把。酒。注。于。放。下。一。直。走。到。假。山。頂。上。卧。雲。亭。那。里。搭。伏。着。棋。桌。兒。弄。棋。子。耍。了。下

下來。幹。着。一。面。叫。也。說。道。小。我。拿。不。下。你。求。就。罷。了。于。是。撇。了。婦。人。大。拔。步。從。石。上。走。到。亭。子。上。來。是赤身赤脚者那。春。梅。早。從。右。邊。一。條。小。道。兒。下。去。打。藏。春。塢。雪。洞。兒。裡。穿。過。去。走。到。半。中。腰。滴。翠。山。叢。花。木。深。處。欲。待。藏。躲。又寫春梅不。想。被。西。門。慶。撞。見。黑。影。裡。攔。腰。抱。住。說。道。愛極小。油。嘴。我。却。也。尋。着。你。了。遂。輕。上。抱。到。葡。萄。架。下。笑。道。你。且。吃。鍾。酒。着。一。面。接。他。坐。在。腿。上。兩。個。一。遞。一。口。飲。酒。春。梅。見。把。婦。人。兩。腿。拴。吊。在。架。上。便。說。道。不。知。你。每。甚。麼。張。致。大。青。天。白。日。裡。一。時。人。來。撞。見。恁。模。恁。樣。的。寫春梅却西。門。慶。是伏鉄棍

問道角門子關上了不曾。角門三止問春梅道我來時扣
上了西門慶道小油嘴看我投个肉壺名煥金彈打銀鵝
你瞧若打中一彈我吃一鍾酒于是向水碗內取了枚玉
黃李子向婦人牝中一連打了三个皆中花心。奇景可見
淫慾一箇
無所不至也這西門慶一連吃了三鍾藥酒香酒旋令春梅斟
了一鍾兒遞與婦人吃又把一箇李子放在牝內不取出
來又不行事急的婦人春心沒孔淫水直流只是朦朧星
眼四肢癱然子枕單之上口中叫道好个作恠的冤家捉
弄奴死了鴛鴦頭掉。不寫餘事却淫和矣那西門慶叫春梅在傍打
着扇只顧吃酒不理他吃來吃去仰臥在醉翁倚兒上打

睡就睡着了。然乎春梅見他醉睡走來摸摸。妙寫春梅打雪洞
內一溜烟往後邊去了聽見有人叫角門。角門四開了門原
來是李瓶兒。并見餘文繇着西門慶睡了一箇時辰睜開眼醒
來看見婦人还吊在架上兩隻白生七腿兒蹠在兩邊興
不可遏因見春梅不在跟前。又我春梅一句向婦人道淫婦我丟
與你罷于是先掘出牝中李子教婦人吃了。又我李子身
奈何坐在一隻枕頭上向紗褶子順袋內取出淫器包兒
來使上銀托子次用硫黃圈束着根子初時不肯深入只
在牝口子來回播搥。又作勢急的婦人仰身迎播口中不住
声叫達七快些進去罷。要幹急壞了淫婦了我曉的你惱我

爲李瓶兒故意使這促恰來奈何我今日經着你手段再不敢惹你了。自己西門慶笑道小淫婦兒你知道就好說話兒了。于是一壁幌着他心子把那話拽出來向袋中包兒裡打開捻了些閨艷香嬌塗在蛙口內頂入牝中送了凡送須臾那話昂健奢稜暴怒起來垂首玩着往來抽拽玩其出入之勢那婦人在枕畔朦朧星眼呻吟不已沒口了叫大鬚髮達七你不知使了甚麼行貨子進去罷了淫婦的秘心癢到骨髓裡去了可憐見饒了罷。又不要幹正淫婦口裡碎死的言語都叫出來又插一句令眼局這西門慶一上手就是三四百回三四百回兩隻手倒按住枕席

身竭力迎搯揪幹抽沒至脛復送至根者又約一百餘下一百餘下婦人以帕不住在抹拭牝中之津隨拭隨出在蓆爲之皆濕西門慶行貨子沒稜露腦往來逗遛不已。送作身因向婦人說道我要耍箇老和尚撞鐘忽狀仰身望前只一送一送有此一送方完此回又生出下回未了淫情那話攬進去了直抵牝尾之上牝屋者乃婦人牝中深極處有屋如舍苞花蕊到此處男子莖首覺翕狀暢美不可言。一寫男子又註一婦人觸疼急跨其身只所磕撞响可一声把个疏黃圈子折在裡面婦人則目瞑氣息微有舌嘶舌尖冰冷四字惟嘗四肢收斂于蓆蓆之上。婦人西門慶慌了急解其縛向牝

中樞出疏黃圈來折做兩截。于是把婦人扶坐半日。星眸
驚閃。甦省過來。因向西門慶作嬌泣聲說道。狐媚我的達
七。你今日怎的這般大惡。險不喪了奴的性命。又自今後
再不可這般所為。不是耍處。我如今頭目森七。然莫知所
之。西門慶見日色已西。連忙替他披上衣裳。披叫了春梅
秋菊來收拾衾枕。同扶他歸房。春梅回來看七。秋菊收了
吃酒的家伙。繆待闌花園門。園門來昭的兒子。小鐵棍兒
從花架下鑽出來。百忙出下趕着春梅問姑娘要菓子吃。
春梅道。小囚兒。你在那里來。把了几个桃子。李子。與他說。
說你爹醉了。還不往前邊去。只怕他看見打你。那猴子孩

了菓子。一直去了。春梅開了花園門回來。園門打發西門
慶與婦人上床就寢。正是

朝隨金谷宴

休道歡娛度

暮伴紅姿舞

流光逐暮霞

舌尖挑砥其螿口。那話登時暴怒起來，裂瓜頭，凹眼，睜圓
落腮鬚，挺身直豎，西門慶亦發坐在枕頭上，令婦人馬爬
在紗帳內，儘着吮啞，以暢其美。俄面淫思益熾，復與婦人
交接。婦人哀告道：「我的達七，你饒了奴罷，又要捉弄奴也。」
是夜二人淫樂爲之無度，有詞爲証。

戰酣樂極，雲雨歇，嬌眼歪斜，手持玉莖，猶堅硬，告才郎
將就些是兩番。滿飲金杯頻勸，雨情似醉如癡。

宿晚景題過，到次日，西門慶往外邊去了。婦人約飯時
起來，換睡鞋，尋昨日腳上穿的那雙紅鞋。鞋左來右去，少
一隻，問春梅。春梅說：「昨日我和爹攙扶着娘進來，秋菊抱

娘的舖蓋來、婦人叫了秋菊來問、秋菊道、我昨日沒見娘
穿着鞋進來、四鞋婦人道、你看謊說、我沒穿鞋進來、五鞋莫不
我精着腳進來了、寫蓋秋菊道、娘你穿着鞋怎的屋裡沒
有、妙何嘗蠢婦人罵道、賊奴才、還粧憨兒、無過只在這屋
裡你替我老實尋是的、這秋菊三間屋裡、床上床下到處
尋了一遍、那里討那隻鞋來、鞋婦人道、端的我這屋裡有
鬼攝了我這隻鞋去了、八鞋連我腳上穿的鞋、九鞋都不見了、
要你這奴才在屋裡做甚麼、可秋菊道、倒只怕娘忘記落
在花園裡、沒曾穿進來、妙何嘗蠢婦人道、敢是合昏了我鞋
穿在腳上、沒穿在腳上、鞋我不知、寫其荒叫春梅你跟

着這賊奴才往花園裡尋去、尋出來、便罷、若尋不出來、叫
他院子裡頂着石頭跪着、這春梅真箇押着他花園到處、
并葡萄架跟前尋了一遍、見那里得來、正是

都被六了收拾去、蘆花明月竟難尋、

兩箇尋了一遍回來、春梅罵道、奴才你媒人婆迷了路、見
沒的說了、王媽七賣了磨推不的了、秋菊道、不知甚麼人
偷了娘的這隻鞋去了、鞋十我沒曾見娘穿進屋裡去、外
人眼、敢是你昨日開花園門、放了那箇拾了娘的鞋去了、
妙何嘗蠢被春梅一口稠唾沫、噎了去、罵道、賊見鬼的奴
才、又攪纏起我來了、六娘叫門、我不替他開、便賴可可兒

就放進人來了，你拖着娘的舖蓋，就不經心瞧上，還敢
說嘴兒，一面押他到屋裡，同婦人說沒有鞋。鞋十婦人叫
捧出他院子裡跪着秋菊，把臉哭喪下水來說，如等我再
往花園裡尋一遍，尋不着，隨娘打罷。春梅道：娘休信他，花
園裡地也掃得乾上淨上的，就是針也尋出來，那里討鞋
來。鞋十秋菊道：等我尋不出來，教娘打就是了。你在傍戳
舌兒怎的？婦人向春梅道：也罷，你跟着這奴才，看他那里
尋去。這春梅又押着他在花園山子底下各處花池邊松
牆下尋了一遍，沒有他也慌了。至此總慌可見秋菊昨日
眼明，但昨日不說爲蠢耳
被春梅兩箇耳刮子，就拉回來見婦人。秋菊道：還有那箇

雪洞裡沒尋理。春梅道：那藏春塢是多的，暖房兒，娘這一
向又沒到那里，我看尋不出來，和你答話，于是押着他到
十藏春塢雪洞內，正面是張坐床傍邊香几，上都尋到沒
有，又向書篋內尋。春梅道：這書篋內都是他的拜帖紙，娘
的鞋怎的到這里沒的，揸溜子，捱工夫兒，翻的他恁亂騰
騰的，惹他看見，又是一場兒。二他字
寫春梅你這揸刺骨，可死的
成了良久，只見秋菊說道：這不是娘的鞋。鞋十在一箇
春。一。夜。瀑。山。血。淚。包內裹着些棒兒香，取出來與春梅瞧，可怎的有
了。剛纔就調唆打我春梅，看見，是隻大紅平底鞋，見
了，鞋十說道：是娘的，寫得對這書篋內好，裏頭的事，是

走來見婦人婦人問有了我的鞋端的在那邊春梅道
藏春場參暖房書篋內尋出來和些三拜帽子紙排甚安
香包在一處婦人拿在手內取過他的鞋篋來一比都是
可知元夜蕙蓮套穿金蓮鞋之妙亦不大紅四季花段子白綾平底綉花鞋見
穿鞋之妙口金兒惟有鞋上鎖線見差些鞋十一隻是妙線鎖線一
隻是翠藍鎖線不仔細認不出來一鞋篋婦人登在脚上
試了試尋出來這一隻比舊鞋甚緊些九房裡是來旺
兒媳婦子的鞋又弄蕙蓮餘不知幾時與了賊人不敢
拿到屋裡悄悄藏放在那里不想又被奴才翻將出來看
了一回說道這鞋不是我的鞋二奴才快與我去分

春梅拿石頭與他頂着那秋菊哭起來說道不是娘
的鞋是印的鞋鞋二我饒替娘尋出鞋來鞋二還要打我
若是再尋不出來不知還怎的打我哩婦人罵道賊奴才
春梅一面擦了一塊大石頭頂在他頭上婦人又另
一雙鞋穿在脚上嫌房裡熱分付春梅把鞋臺放在
花樓上梳頭去了不在話下却說陳敬濟早晨從舖子
裡進來尋衣服絕不妨走到花園角門首補一花小鐵棍
見在那里正顧着見陳敬濟手裡拿着一副銀網巾圈兒
便問姐夫你拿的甚麼與了我妻子罷敬濟道此是人家
當的網巾圈兒來網巾圈兒我尋出來與他那小兒

笑嘻嘻道姑夫你與了我要緊罷我換與你件好物件兒
敬濟道傻孩子此是人家當的你要我另尋一副兒與你
要子你有甚麼好兒拿來我瞧那猴子更向腰裡掏出
一隻紅綉花鞋兒鞋二與敬濟看敬濟便問是那裏的那
猴子笑嘻嘻道姑夫我對你說了罷我昨日在花園裡要
子看見俺爹吊着俺五娘兩隻腿兒在葡萄架兒底下搖
搖擺擺西門自傳衣鉢落後俺爹進去了我尋俺春梅姑
娘要子吃在葡萄架底下拾了這隻鞋鞋二敬濟接在
手裡西門自傳衣鉢把在掌中恰剛
就知是金蓮腳上之便道你與了我明日另尋一

對好圈兒與你要子猴子道姑夫你休哄我上明日就問
你要哩敬濟道我不哄你那猴子一面笑的要去了這敬
濟把鞋褪在袖中自己尋思我几次戲他七口兒且是活
及到中間又走滾了不想天假其便此鞋落在我手裡鞋二
六今日我着實撩逗他一番不怕他不上帳兒正是

時人不用穿針線 那得工夫送巧來

陳敬濟袖着鞋鞋二逕往潘金蓮房來轉過影壁只見秋
菊跪在院內便戲道小大姐爲甚麼來投充了新軍又擡
起石頭來了金蓮在樓上所見便叫春梅問道是誰說他
擡起石頭來子乾淨這奴才沒頂着石頭道是姑夫來了

秋菊頂着石頭哩。婦人便叫陳姐夫樓上没人你上來。這小夥兒打步撩衣上的樓家。只見婦人在樓上前面開了兩扇窗兒掛着湘簾。是樓那里臨鏡梳粧。這陳敬濟走到侯邊一箇小杌兒坐下。看見婦人黑油盤頭髮。手挽着梳。還拖着地兒紅絲繩兒扎着一窩絲辮。上戴着銀絲髮髻。還墊出一絲香雲髮髻。內安着許多玫瑰花瓣兒。露着四鬢打扮的就是活觀音。須臾婦人梳了頭。撥過粧臺。裏面盆內洗了手。穿上衣裳。喚春梅拿茶來與姐夫吃。那敬濟只是笑不做聲。描婦人因問姐夫笑甚麼。敬濟道我笑你真情不見了些甚麼兒。婦人道賊短命我不見了關你

甚事你怎的曉得敬濟道你看我好心倒做了孽。用財你倒誦起我來。恁說我去了。抽身往樓下就走。被婦人一把手拉住說道。惟短命會張致的來。旺兒媳婦子死了沒了想頭了。却怎麼還認的老娘。引來旺媳婦因問你猜着我。不見了甚麼物件兒。這敬濟向袖中取出來。提着鞋。拽靴兒。笑道。鞋二你看這箇是誰的。婦人道好短命。原來是你偷拿了我的鞋去了。教我打着了頭。這地里尋敬濟道。你怎的到得我手裡。婦人道我這屋裡再有誰來。敢是你賊頭鼠腦偷了我這隻鞋去了。鞋二敬濟道你老人家不害羞。我這兩日又不往你屋裡來。我怎生偷你的。婦人道好

賊短命等我對你爹說你到偷了我鞋鞋三還說我不害
羞敬濟道你只好拿爹來說我罷了婦人道你好小膽兒
○類○提○蕙○蓮○令○人○有○遺○替○陸○叫○之○想○所○為○返○照○文○字○也○
明知道和來旺兒媳婦子七箇八箇你還調戲他你幾時
有些忌彈兒的又提蕙蓮見敬濟眉眼人人既不是你偷
了我的鞋這鞋怎落在你手裡鞋三趁早實供出來交還
與我鞋鞋三你還便宜自古物見主必索取但道半箇不
字教你死在我手裡敬濟道你老人家是箇女番子且是
倒會的放刁這裡無人咱們好講你既要鞋鞋三拿一件
物事兒我換與你不然天雷也打不出去婦人道好短命
我的鞋應當還我鞋三教換甚物事兒與你敬濟笑道五

娘你拿你袖的那方汗巾兒賞與兒子兒子與了你的鞋

鞋三婦人道我明日另尋一方好汗巾兒這汗巾兒是

你爹成日眼裡見過不好與你的敬濟道我不如聞五娘

就與我一百方也不等我一心只要你孝人家這方汗巾

兒婦人笑道好箇牢成欠慣的短命我也沒氣力和你兩

箇口諾心於是向袖中取出一方細撮穗白綾挑線鶯

鶯燒夜香汗巾兒上面連銀三字兒都掠與他有詩為証

郎君見妾下蘭堦 來索織七紅綉鞋

不管露泥藏袖裡 只言從此事堪諧

這陳敬濟連忙接在手裡與他深上的唱箇喏婦人分付

好生藏着休教大姐看見他，不是好嘴頭子。何啻山敬濟
道：「我知道一面把鞋遞與他。」鞋三如此這般，是小鐵棍兒。
昨日在花園裡拾的，今早拿着問我換網巾圈兒。要子如
此這般告訴了一遍，婦人听了粉面通紅，說道：「你看賊小
奴才把我這鞋弄的恁漆黑的。」沒的說了鞋三十七看我教他爹打
他不打他，敬濟道：「你弄殺我，打了他不打緊，敢就賴着我
身上是我說的，千萬休要說罷。」又反觀西門婦人道：「我儘
了小奴才，除非饒了蝎子，兩箇正說在熱鬧處，忽听小厮
來安兒來尋爹在前所，請姐夫寫禮帖兒，哩婦人連忙攛
掇他出去了。了下的樓來教春梅取板子來要打秋菊，秋菊

不肯，說道：「尋將娘的鞋來。」鞋三娘還要打我，婦人把
敬濟拿的鞋。鞋三遞與他看，罵道：「賊奴才，你把那箇當我
的鞋。」鞋四將這箇放在那裡，秋菊看見把眼睜了半日，說
道：「可是作恁的勾當？怎生跑出娘三隻鞋來了？」鞋四婦人
道：「好大膽奴才，你拿誰的鞋來搪塞我？」鞋四倒說我是三
隻脚的蟾，不罷分說，教春梅拉倒，打了十下，打的秋菊抱
股而哭，望着春梅道：「都是你開門教人進來，收了娘的鞋。」
鞋四這回教娘打我，原春梅罵道：「你倒收拾娘，舖蓋不見
了娘的鞋。」鞋四娘打了你，這後下兒還敢抱怨人，早是這
隻舊鞋。鞋四若是娘頭上的簪環不見了，你也推賴箇人

兒就是了。娘惜精兒，還打的你少。若是我外邊叫箇小廝，
辣叱的打他二三十板，看這奴才怎麼樣的。爲後文打

幾句罵得秋菊忍氣吞聲，不言語了。且說西門慶叫了敬

濟到前所，封尺頭禮物，送賀千戶新陞了。淮安提刑所掌

刑正千戶。出缺好令西門做官本衙親識，都與他送行在

永福寺，不必細說。西門慶差了錢安送去，所上陪着敬濟

吃了飯。身得歸到金蓮房中，這金蓮干不合萬不合，把小

鐵棍兒拾鞋之事。鞋四告訴一遍，說道：都是你這沒才料

的貨，平白幹的勾當，教賊萬殺的小奴才把我的鞋拾不

鞋四拿到外頭，誰是沒睡兒，被我知道，這要將過來了，你不

打與他兩下到半日，慣了他。西門慶就不問誰告你，說來

一冲性子，走到前邊，那小猴兒不知正在石臺基頭，要被

西門慶揪住頂角，拳打脚踢，殺猪也似叫起來。方纔住了

手，這小猴子儻在地下，死了半日，慌得來昭兩口子走來

扶救，半日甦醒，兒小廝鼻口流血，抱他到房裡，慢七問他

方知爲拾鞋之事。鞋四惹起事來，這一丈青氣忿忿的走

到後邊厨下，指東罵西，一頓海罵道：賊不逢好死的淫婦，

忘八羔子，我的孩子和你有甚冤仇，他纔十一二歲曉的

妙話甚麼知道，也在那塊兒平白地調唆打他，恁一頓打的

鼻口中流血，假若死了，淫婦忘八兒也不好稱不了你甚

麼願廚房裡罵了，到前邊又罵正罵了一二日，還不定因
金蓮在房中陪西門慶吃酒，還不知道，晚夕上床宿歇，西
門慶見婦人腳上穿着兩隻綠絨子睡鞋，鞋四大紅提根
兒，因說道：「阿呀，如何穿這箇鞋在腳上？」鞋五恹恹的不好
看，婦人道：「我只一隻紅睡鞋，鞋五倒吃小奴才將一隻弄
油了，那里再討第二雙來。」西門慶道：「我的兒，你到明日做
一雙兒穿在腳上，你不知我達七一，心歡喜穿紅鞋兒，鞋五
看着心裡愛。」婦人道：「惟奴才可兒的來，想起一件事
來，我要說又忘了。」因令春梅你取那隻鞋來與他瞧，鞋五
你認的這鞋是誰的鞋？」西門慶道：「我不知是誰的鞋，鞋五
婦人道：「你看他還打張雞兒哩，瞞着我黃狗黑尾你幹的
好菊兒來，旺兒媳婦子的一隻臭蹄子寶土珠也一般收
藏在藏春塢雪河兒裡，拜帖匣子內攪着些字紙和香兒
一處放着，甚麼年稀物件也不當家化化的，惟不的那賊
淫婦死了，墮阿鼻地獄，又指着秋菊罵道：「這奴才當我的
鞋，又翻出來，鞋五教我打了幾下，分付春梅趁早與我揀
出去。」春梅把鞋揀在地下，鞋五看着秋菊說道：「賞與你穿
了罷。」那秋菊拾着鞋兒，說道：「娘這箇鞋，鞋五只好盛我一
個腳指頭兒罷。」那婦人罵道：「奴才還教甚麼，這娘哩，他
是你家主子前世的娘，不然怎的把他的鞋，鞋五這等收

藏的嬌貴到明日好傳代沒廉耻的資秋菊拿着鞋就往
外走鞋五被婦人又叫回來分付取刃來等我把淫婦到
作幾截子掠到毛司裡去叫賊淫婦恨○語○正○是○是○是○山背後永世不得
超生因向西門慶道你看恨○語○正○是○是○是○越發偏剝箇樣兒
你睜西門慶等道惟奴才去調手罷了我那裡有這箇
婦人道你没這箇心你就賭誓淫婦死的不知往那去
可你还留着他鞋做甚麼鞋六早晚看着好思想他正經
俺每和你恁一場你也没恁箇心兒還要人和你一心一
計哩西門慶笑道罷了惟小淫婦兒偏有這些見的他就
在時也沒曾在你眼前行差于礼法于是樓過粉頸來就

第二十八回

人知此回爲寫金蓮之惡不知是作者完一事之結
尾渡一事之過文也蓋特地寫一蕙蓮忽令其烟消
火滅而去不几嫌筆墨直截故又寫一遺鞋使上文
死去蕙蓮從新在看官眼中一照是結尾也因
之脫鞋遂使敬濟得花關之補此文章之
然而一遺鞋則金蓮狂淫
則蕙蓮之貴
蕙蓮原名金蓮今金蓮得蕙蓮之金蓮而必用刀剝
之是蕙蓮爲金蓮排擠以死之惡又于其死後爲之

再彰其憤。使金蓮之惡。不
寫打鉄棍。見西門爲色所
可動搖。由此放膽行事。
引敬濟西門縱金蓮山
履霜之戒爲古人所重也。

此回單狀金蓮之惡。故惟以鞋字搯弄盡情。直至後
三十回。以春梅納鞋。足完鞋字神理。細數凡八十個
鞋字。加一線穿去。却斷七續七。遮七掩七。而瓶兒玉
樓春梅身分中。莫不各有一金蓮。以觀金蓮之金蓮。
且觀蕙蓮之金蓮。則金蓮至此已爛漫不堪之極矣。

第二十八回

陳敬濟微倖得金蓮

西門慶糊塗打鉄棍

詩曰

幾日深閨綉得成。看來便覺可人情。
一灣煖玉凌波小。兩瓣秋蓮落地輕。
南陌踏青春有跡。西廂立月夜無聲。
看花又濕蒼苔露。晒向窓前趁晚晴。

話說西門慶扶婦人到房中脫去上下衣裳。再脫赤着身
子婦人止着紅紗抹胸兒。兩箇並肩叠股而坐。重斟杯酌。
西門慶一手揆過他。頸一過一口。和他吃酒極盡温存。

之態，睨視婦人，雲鬟斜簪，酥胸半露，嬌眼倦斜，猶如沉醉。
楊妃一般。映前餘韻攸然，纖手不住，只向他腰裡摸弄。那話那話，
因驚銀托子，還帶在上面，軟叮嚀，毛都魯的，纍垂偉長。西
門慶戲道：「你还弄他哩，都是你頭裡，說出他風病來了。婦
人問怎的風病？」西門慶道：「既不是風病，如何這軟癱？」
化起不來了，你还不下去，去央及他，央及兒哩。婦人笑，瞅了他
一眼，一面蹲下身子，去枕着他一隻腿，取過二條褲帶兒，
來把那話拴住，用手提着，說道：「你這厮頭裡，那等頭駢七
眼，睜七把人奈何昏七的。」又點這咱你推風症，裝伴死兒，
提弄了一回，放在粉臉上，偎掬良久，然後將口吮之，又用

親了箇嘴，兩箇雲雨，做一處，正是動人春色，已堪還。

芳心軟又濃，有詩為証。
得吐芳心說向誰，
相思有盡滿清池。

欲于何處寄相思，
一日到來出三時。

第二十九回

此回乃一部大關鍵也。上文二十八回一一寫出來之人至此回方一一爲之遙斷結果。蓋作者恐後文順手寫去。或致錯亂。故一一定其規模。下文皆照此結果。此數人也。此數人之結果完。而書亦完矣。直謂此書至此結亦可。

看他寫衆婦人出來看相。各不同。月娘上來。衆妾同觀看李嬌兒自己過來。月娘叫孟三姐。你也相。神仙卽接着相。至于金蓮不肯出來。必用再三推之。方出。瓶兒是西門令其相。雪娥大姐是月娘令其相。

天大姐本非局中正經脚色。因不便令敬濟混入。則用大姐。蓋大姐相而敬濟之結果已過半矣。故此處不相陳敬濟。

何以不便入敬濟。蓋西門之待敬濟。半以奴隸待之。故不入敬濟。所以襯西門市井人待婿之薄。而又有隱敬濟使文字有參差之致也。

上文既于前回紅鞋之餘波。引下金蓮之作惡。不厭中劈空插神仙一段。下即接蘭湯午戰。見金蓮毫無敬省悔過之心。而西門適聽神仙貪花之說。即白日宣淫。見作惡者雖神仙亦不得化之故也。

西門必用了平風鑿爾。畚描出。又與眾人不同。凡小說必用画像。如此回。况金瓶內有名人物。皆已為之描神追影。讀之固不必再画。而善画者。亦可即此而想其人。庶可肖形以應其言語動作之態度也。

第二十九回

吳神仙水鑿定終身

潘金蓮蘭蕙邀午戰

詞曰

新涼睡起蘭湯試浴郎偷戲去曾噴怒來便生歡
喜奴道無心郎道奴如此情如水易開難斷若
箇知生死

右調點絳脣

話說到次日潘金蓮早起打發西門慶出門記挂着要
那紅鞋鞋六拿着針線筐兒往翡翠軒臺基兒上坐着描
畫鞋扇鞋六使春梅請了李瓶兒不到李瓶兒問道姐七

你描画的是甚麼金蓮道要做一雙太紅素段子白綾平
底鞋兒鞋尖比扣綉鸚鵡摘挑鞋六李瓶兒道我有一方
大紅十樣錦段子也照依姐姐描恁一雙兒我做高底的
罷于是取了針線筐兩箇同一處做金蓮做了一隻丟下
說道李大姐你替我描這一隻等我後邊把孟三姐叫了
來他昨日對我說他也要做鞋哩鞋六一直走到後邊玉
樓在房中倚着護炕兒也衲着一隻鞋兒哩鞋六看見金
蓮進來說道你早辦金蓮道我起來的早打發他爹往外
外與賀千戶送行去了教他約下李大姐花園裏趕興鞋六
做些生活我總描了一隻鞋教李大姐替我描着送來鞋六

你同去咱三箇一搭兒裏好做因問你手裏衲的是甚麼
鞋鞋六玉樓道是昨日你看我開的那雙玄色段子鞋鞋六
金蓮道你好漢又早衲出一隻來了玉樓道那隻昨日
就衲了這一隻又衲了好些了金蓮接過看了一回說你
這個到明日使甚麼雲頭子玉樓道我比不得你每小後
生花七黎叱我老人家了使羊皮金緝的雲頭子罷週圍
拿紗綠線鎖好不好金蓮道也罷你決收拾咱去來李瓶
兒那裡等着哩玉樓道你坐着吃了茶去金蓮道不吃罷
拿了茶那里去吃來玉樓分付蘭香頓下茶送去兩個婦
人手拉着手兒袖着鞋扇逕往外走吳月娘在上房穿廊

下坐便問你每那去金蓮道李大姐使我替他叫孟三兒
去與他摘鞋鞋六說着一直來到花園內三人一處坐下
拿起鞋扇你瞧我的我瞧你的都瞧了一遍玉樓便道六
姐你平白又做平底子紅鞋做甚麼鞋七不如高底好着
你若嫌木底子响脚也似我用毡底子却不好金蓮道不
是穿的鞋是睡鞋鞋七他爹因我那隻睡鞋鞋七被小奴
才兒偷去弄油了分付教我從前又做這雙鞋鞋七玉樓
道又說鞋哩鞋七這個也不是才與李大姐在這裡听着
昨日因你不見了這隻鞋鞋七他爹打了小鉄棍兒一頓
說把他打的儻在地下死了半日惹的一丈青好不在後

边海罵七那个淫婦忘八羔子學舌打了他恁一頓早是
活了若死了淫婦忘八羔子也不得清潔俺再不知罵的
是誰落後小鉄棍兒進來大姐七問他你爹爲什麼打你
小厮纔說因在花園裏耍子拾了一隻鞋鞋七問姐夫換
圈兒來不知甚麼人对俺爹說了教爹打我一頓我如今
尋姑夫問他要圈兒去也說畢一直往前跑了所罵馬
忘八羔子是陳姐夫早是只李嬌兒在傍边坐着大姐沒
在跟前若聽見時又是一場兒金蓮問大姐七沒說甚麼
玉樓道你还說哩大姐七好不說你哩說如今這一家子
乱世爲王九條尾狐狸精出世了把昏君禍乱的貶子休

妻想着去了的來旺兒小廝好七的從南邊來了東一帳
西一帳說他老婆養着主子又說他怎的拿刀弄杖生七
兒禍弄的打發他出去了把箇媳婦又逼的吊死了如今
爲一隻鞋子鞋七又這等驚天動地反亂你的鞋好七穿
在脚上鞋七怎的教小廝拾了想必吃醉了在花園裏和
漢子不知怎的餒成一塊總吊了鞋鞋名如今沒的遮羞
拿小廝頂缸隱僻事每又不曾爲甚麼大事金蓮聽了道
沒的扯謊淡甚麼是大事殺了人是大事了奴才拿刀要
殺主子向玉樓道孟三姐早是瞞不了你咱兩個所見來
興兒說了一声說的甚麼樣兒的你是他的大老婆倒說

這箇話你也不管我也不管教奴才殺了漢子纏好他老
婆成日在你後邊使喚你縱容着他不管教他欺大滅小
和這箇合氣和那箇合氣各人冤有頭債有主你揭條我
我揭條你正是金蓮吊死了你还瞞看漢子不說早是苦
了錢好人情說下來了不然怎了你这等推乾淨說面子
話兒左右是左右我調酸漢子也罷惡人大若不教他把
奴才老婆漢子一條棍擡的離門離戶也不算恒數人拔
不到我并裏頭玉樓見金蓮粉面通紅惱了又勸道六姐
你我姐妹都是一箇人我所見的話兒有箇不对你說七
了只放在你心裏休要使出來金蓮不依他到晚等的西

門慶進入房來一五一十告西門慶說來昭媳婦子一丈青怎的在後邊指罵說你打了他孩子要邏拉兒和人嚷這西門慶不听便罷听了記在心裏到次日要搆來昭三口子出門多虧月娘再三攔勸下不容他在家打發他往上既金瓶各立門戶後即接定終身狀金蓮終身死在獅子街房子裏看守替了平安兒來家守大門後次月娘與月娘離此、知以小事、一映正月上鑑影子知道甚惱金蓮不在話下以下特起一鑑影子西門慶一日正在前所坐忽平安兒來報守備府周爺必用守備送為差人春梅起見也送了一位相面先生名喚吳神仙在門首伺候見爹西門慶喚來人進見遞上守備帖兒然後道有請須臾那吳神仙頭戴青布道巾身穿布袍草履繫黃絲鞋穗絲手執

龜殼扇子自外飄然進來年約四十之上生得神清如長江皓月貌古似太華喬松原來神仙有四般古怪身如松聲如鐘坐如弓走如風但見他

能通風鑒善究子平觀乾象能識陰陽察龍經明知風水五星深講三命秘談審格局決一時之榮枯觀氣色定行年之休咎若非華岳修真客定是成都賣卜人

西門慶見神仙進來忙降階迎接接至所上神仙見西門慶長揖稽首就坐須臾茶罷西門慶動問神仙高名雅号仙鄉何處因何與周大人相識那吳神仙欠身道貧道姓吳名真道号守真言無籍而不本貫浙江仙遊人自幼從

師天台山紫虛觀出家雲遊上國因往岱宗訪道七經貴
處周老總兵相約看他老夫人目疾又為春梅特送來府
上觀相西門慶道老仙長會那幾家陰陽道那幾家相法
神仙道貧道粗知計三家子平善曉麻衣相法又曉六壬
神課常施藥救人愛世財隨時住世西門慶明言益加
敬重誇道真乃謂之神仙也一面令左右放桌兒擺齋管
待神仙道貧道未曾觀相豈可先要賜齋神仙亦西門慶
笑道仙長遠來已定未用早齋待用過看命未遲于是陪
着神仙吃了些齋食素饌儘過桌席拂抹乾淨討筆硯來
是武人神仙道請先觀貴造然後觀相尊容西門慶便說
行徑

與八字屬虎的二十九歲了北月二十八日午時生這神
仙暗七十措尋紋良久說道官人貴造戊寅年辛酉月壬
午日丙午時七月廿三日白露已交八月算命月令提剛
辛酉理取傷官格子平云傷官傷盡復生財七旺生官福
轉來立命申宮七歲行運辛酉十七行壬戌二十七癸亥
三十七甲子四十七乙丑官人貴造依貧道所講元命貴
旺八字清奇非貴則榮之造但戌土傷官生在七八月身
忒旺了幸得壬午日子丑中有癸水七火相濟乃成大器
丙午時丙合辛生後來定掌威權之職一生盛旺快樂
然發福遷官主生貴子為人一生耿直幹事無一

氣春風怒則迅雷烈火一生多得妻財不少紗帽戴不少
妙臨死有二子送老一卯不有冷歲丁未流年丁壬相合
目下丁火來尅七我者為官為鬼必主平地登雲之喜派
官進祿之榮大運見行癸亥戌土得癸水滋潤定見發生
目下透出紅鸞天喜定有熊羆之兆又命宮驛馬臨申不
道七月必見矣西門慶問道我後來運限何如神仙道官
人休怪我說但八字中不宜陰水太多後到甲子運中將
壬午日沖破了又有流星打撓不出六六之年主有嘔血
流膿之災骨瘦形衰之病西門慶問道目下如何神仙道
又我蕙蓮一句目今流年日逢破敗五鬼在家炒鬧些小氣惱不足為災

相被喜氣神臨門沖散了西門慶道命中還有收否神仙
道年趕着月月趕着日寔難矣西門慶听了滿心欢喜便
道先生你相我面何如神仙道請尊容轉正西門慶把座
鬼撥了一撥神仙相道夫相者有心無相七逐心生有相
無心相隨心往吾觀官人頭圓項短定為享福之人体健
筋強決是英豪之輩天庭高聳一生衣祿無虧地閣方圓
現歲榮華定取此幾樁兒好處还有几樁不足之處貧道
不敢說西門慶道仙長但說無妨神仙道請官人走兩步
看西門慶真箇走了幾步神仙道你行如擺柳必主傷事
若無刑尅必損其身妻官尅過方好西門慶道已刑過了

神仙道請出手來看一看西門慶舒手來與神仙看神仙道智慧生於皮毛苦樂觀於手足細軟豐潤必享福祿之人也兩目雌雄必主富而多詐西人一眉生二尾一生常自足次娛根有三紋中歲必然多耗散好門紅紫一生廣得妻財黃氣發於高曠旬日內必定加官紅色起於三陽令歲間必生貴子又有一作不敢說淚堂豐厚亦生貪花且喜得鼻乃財星驗中年之造化永漿地閣管來世之榮枯承漿地閣要豐隆準乃財星居正中生平造化皆由命相法玄机定不容神仙相軍西門慶道請仙長相上房下眾人一面令小厮

後邊請你大娘出來于是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等眾人都跟出來在軟屏後聽神仙見月娘出來連忙道了稽首也不敢坐就立在傍邊觀相端詳了一回說娘子面如滿月家道與隆唇若紅蓮衣食豐足必得貴而生子声响神清必益夫而發福請出手來月娘從袖中露出十指春蔥來神仙道乾姜之手女人必善持家照人之髮坤道定須秀氣這幾椿好處还有些不足之處你惟貧道直說西門慶道仙長但說無妨淚堂黑痣若無宿疾必刑夫眼下皴紋亦注六親若冰炭

女人端正好容儀

緩步輕如出水龜

行不動塵言有節
無肩定作貴人妻

相畢月娘退後西門慶道還有小妾輩請看看于是李嬌兒過來神仙觀看良久此粒娘子額尖鼻身非側室必三嫁其大肉重身肥廣有衣食而榮華安享肩聳声泣不賤則孤鼻梁若低非須卸天端步幾步我看李嬌兒走了後

步神仙道

額尖露背非此行
早年必定落風塵

假饒不是媚門女
也是屏風後立人

相畢李嬌兒下去吳月娘三姐你也過來相一相神仙道這位娘子三停平等一生衣祿無虧六府豐隆晚

歲榮華定取平生少疾皆因月字光輝到老無災大抵年

官潤秀看他官易玉樓全無一毫請娘子走兩步王樓走了

兩步神仙道

口如四字神清徹
温厚甚同掌上珠

威命兼全財祿有
終主刑夫兩有餘

一句丰采二句性情三句命運四句作者患

王樓相畢叫潘金蓮過來那潘金蓮只顧嬉笑不肯過來

月娘催之再三方纔出見神仙擡頭觀看這箇婦人神沉吟

半日方纔說道此位娘子髮濃鬢重光斜視以多淫臉媚

着鬢身不搖而自顫面上黑痣必主刑夫唇中短促終須

壽夭

舉止輕浮惟好淫。
神。處。在。此。
月下星前長不足。

眼如點漆壞人倫。
雖居大厦少安心。

相畢金蓮、西門慶又叫李瓶兒上來教神仙相一相、神仙
觀看這箇女人皮膚香細、乃富室之女娘、容貌端莊、乃素
門之德婦、只是多了眼光如醉、主桑中之約、眉黛壓生、月
下之期難定、現臥蚕明潤而紫色、必產貴兒、体白肩圓、必
受夫之寵愛、常遭疾厄、只因根上昏沉、頑遇吉祥、蓋謂福
星明潤、此幾椿好處、還有幾椿不足處、娘子可當戒之、山
根青黑、三九前後、定見哭声、法令細纏、雞犬之年、焉可過

慎之慎之

花月儀容惜羽翰。

平生良友鳳和鸞。

朱門財祿堪依倚。

莫把凡禽一樣看。

相畢李瓶兒下去、月娘令孫雪娥出來相一相、神仙看了
說道、這位娘子体矮聲高、額尖鼻小、雖然出谷遷喬、但一
生冷笑無情、作事机深、內重、只是吃了這四反的虧、後來
必主凶亡、夫四反者、唇反無稜、耳反無輪、眼反無神、鼻反
不正故也。

燕体蜂舌是賤人。

眼如流水不廉貞。

常時斜倚門兒立。

不為婢妾必風塵。

雪娥下去、月娘教大姐上來相一相、神仙道、這位女娘、鼻
梁低露破祖、荆家聲若破籬、家私消散、面皮大急、雖溝洫
而長壽亦天行、如雀躍處家室、而衣食缺乏、不過三九當
受折磨

惟夫反目性通靈

父母衣食僅養身

狀貌有拘難顯達

不遭惡死也艰辛

大姐相畢、教春梅也上來教神仙相、相神仙、睜眼見見了
春梅、年約不上二九、頭戴銀絲雲髻、兒白線桃衫、兒桃紅
裙子、藍紗披甲兒、纏手纏腳出來道了萬福、神仙觀看良
久相道、此位小姐、五官端正、骨格清奇、髮細眉濃、稟性要

強神急眼、圓為人急、燥山根不斷、必得貴夫、而生子兩額
朝、主早年必戴珠冠、行步若飛、仙聲响、神清必益夫、而
得祿三九、定然封贈、但吃了這左眼、大早年尅父、右眼小
周歲尅娘、左口角下這一點黑痣、注常沾歌、啣之災、右腮
一點黑痣、一生受夫愛敬

天庭端正五官牙

印若塗硃行步整

倉庫豐盈財祿厚

一生常得貴人怜

神仙相畢、眾婦女皆咬指以為神相、西門慶封白銀五兩、
與神仙又賞守備州來入銀五錢、拿拜帖回謝吳神仙、再
三辭却說道、貧道雲遊四方、風餐露宿、要這財何用、決不

財亦有用之

敢受西門慶不得已，拿出一疋大布，送仙長做一件大衣。
何如神仙方纔受之，恰小童接了，稽首拜謝。西門慶送將
大門飄然而去。正是：

柱杖兩頭挑日月

葫蘆一箇隱山川

西門慶回到後解，問月娘眾人所相何如。月娘道：相的也
都好，只是三箇人相不着。西門慶道：那三箇相不着？月娘
道：相李大姐有實疾，到明日生貴子。他見今懷着身孕，這
箇也罷了。相咱家大姐，到明日受磨折，不知怎的磨折。相
春梅後來也生貴子，或者你用了他各人子孫也看不見。
我只不信，說他後來戴珠冠，有夫人之分。揣的咱家又

○春○梅○直○至○水○福○寺○此○氣○方○止○
官那討珠冠來，就有珠冠也輪不到他頭上。西門慶笑道：
他相我目下有平地登雲之喜，加官進祿之榮。我那得官
來，他見春梅和你俱站在一處，又打扮不同，戴着銀絲雲
髻兒，只當是你我親生女兒一般。或後來匹配名門，招箇
貴婿，故說有珠冠之分。自古美的着命，算不着好相。逐心
生相，隨心滅。周大人送來，咱不好罷了他的，教他相。比除
疑罷了，說畢，月娘房中擺下飯，打發吃了飯。西門慶手拿
芭蕉扇兒，信步閒遊，來花園大捲棚聚景堂內，週圍放下
簾櫺，四下花木掩映，正值日午，只聞綠陰深處，一派蟬聲。
忽然風送花香，襲人撲鼻，有詩為證：

綠樹陰濃夏日長。

樓臺倒影入池塘。

水晶簾動微風起。

一架薔薇滿院香。

西門慶坐於椅上，以扇搖涼，只見來安兒畫童兒兩箇，小廝來井上打水。西門慶道：「教一箇來。」安兒忙走向前，西門慶分付到後邊，對你春梅娘說，有梅湯提一壺來，我吃了來。安兒應諾去了。半日只見春梅家常戴着銀絲雲髻兒，手提一壺蜜煎梅湯，笑嘻嘻走來，問道：「你吃了飯了？」西門慶道：「我在後邊吃了。」春梅說：「嗔道不進房裡來說，你要梅湯吃？」等我放在水裡湃一湃，你吃。」西門慶點頭兒，春梅湃上梅湯，走來扶着椅子，取過西門慶手中芭蕉扇兒，替他

打扇。問道：「頭裏大娘和你說甚麼？」西門慶道：「說吳神仙相面一節。」春梅道：「那道十平白說戴珠冠，教大娘說有珠冠，只怕輪不到他頭上。」常言道：「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從來旋的不圓，砍的圓，各人裹帶上衣食，怎麼料得定。莫不長遠，只在你家做奴才罷。」西門慶笑道：「小油嘴兒，你若到明日有了娃子，就替你上了頭。」于是把他接到懷裡，手扯着手兒，頑耍問你娘在那里，怎的不見春梅道：「娘在屋裡教秋菊熱下水要洗浴，等不的在床上睡了。」西門慶道：「等我吃了梅湯，鬼混他一混去。」于是春梅向水盆內倒了一甌兒梅湯，與西門慶呷了一口，湃骨之涼，透心沁齒。

如甘露酒心一般須臾吃畢搭伏着春梅肩膀見轉過角門來到金蓮房中看見婦人睡在正面一張新買的螺鈿床上原是前王莽有金天床金瓶因李瓶兒房中安着一張螺鈿廠廳床婦人旋教西門慶使了六十兩銀子替他也人又有螺鈿床一時針採細徑都疑為春梅一哭作地也買了一張螺鈿有欄杆的床兩邊榻扇都是螺鈿攢造花草翎毛挂着紫紗帳幔錦帶銀鈎婦人赤露玉体止着紅綃抹胸兒蓋着紅紗衾枕着鴛鴦枕此武大家自是不詞在涼席之上睡思正濃西門慶一見不覺淫心頓起令春梅帶上門出去悄悄脫了衣褲上的床來掀開紗被見他玉体互相掩映戲將兩般輕開按塵柄徐徐插入牝中比及星眸驚欠之際已抽拽數

十度矣婦人睜開眼笑道怪強盜三不知多咱進來奴睡心話着了就不知道奴睡的甜上的捆混死了我西門慶道我話便罷了若是個野漢子進來你也推不知道罷婦人道我不好罵的誰人七箇頭八箇胆敢進我這房裏來只許你此語似對恁沒大沒小的罷了敬濟說者原來婦人因前日西門慶此是立門戶後第一在翡翠軒誇獎李瓶兒身上白淨就暗指將茉莉花蕊見下手着攪酥油定粉把身上都搽遍了搽的白膩光滑異香可愛欲奪其寵西門慶見他身体雪白穿着新做的兩隻大紅睡鞋一面蹲踞在上兩手兜其股極力而提之垂首觀其出人之勢婦人道怪貨只顧端詳甚麼奴的身上黑不似

李瓶兒身上白就是了。他懷着孩子，你便輕怜痛惜，俺每是拾的，由着這等撥弄。又點醋西門慶問道：「說你等着我洗澡來？」婦人問道：「你怎的知道來？」西門慶道：「是春梅說的。」婦人道：「你洗我教春梅掬水來，不一時把浴盆掬到房中，注了湯，二人下床來同浴，蘭湯共效魚水之歡，洗浴了一回。西門慶乘興把婦人仰臥在浴板之上。先安頓婦人兩手執其雙足，跨而提之，掀騰擁幹，何止二三百回，其聲如泥中螿蟹一般，响之不絕。婦人恐怕香雲拖墜，一手扶着雲鬢，一手扳着盆沿。是小日中燕語鶯聲，百般難述，怎見這場交戰，但見

華池蕩漾，波紋亂翠，幃高捲秋雲暗。才郎情動，逞風流，美女心歡，顯手段。砒砒碣碣，弄响聲，碎碎碾碾，成一片。入字寫盡滑滑漉漉，怎住停攔攔，濟濟難有站。水一個逆水撐船，將玉股搖一個稍公，把舵將金蓮搭拖泥帶水兩情凝滯，雨尤雲都不辨。任他錦帳鳳鴛交，不似蘭湯魚水戰。

二人水中戰罷，閉了一回。西門慶精泄而止，拭抹身體乾淨，徹去浴盆，止着薄繡短襦上床，安放炕桌，菓酌飲酒，教秋菊取白酒來，與你爹吃。又拿菓餠餅與西門慶吃，恐怕他肚中飢餓，只見秋菊半日拿上一銀注子酒來，婦人絕斟。

了一鍾，摸了摸冰涼的，就照着秋菊臉上，只一潑潑了。一頭一臉罵道：「好賊少死的奴才！我分付教你盪了來，如何拿冷酒來與爹吃？你不知安排些甚麼心兒，叫春梅與我把這奴才採到院子裏跪着去。」春梅道：「我替娘後邊捲裏腳去來，一些兒沒在跟前，你就弄下碎兒了。」那秋菊把嘴谷都着口裏喃喃說道：「每日爹娘還吃冰湃的酒兒，誰知今日又改了腔兒。」映葡萄架婦人聽見罵道：「好賊奴才，你說甚麼與我採過來，叫春梅每邊臉上打與他十個嘴巴。」春梅道：「皮臉沒的打污濁了我手，娘只教他頂着石頭跪着罷。」于是已爲合恨下種子不絲分說，拉到院子裏，教他頂着塊大石頭跪。

葡萄架後，便是金蓮二人，都起發了。金蓮道：「蓮方暢，此處却回顧。」蓮蓮道：「必用金蓮以刀劍之明。」蓮蓮一人乃瓶兒前牛小樣，是蕙蓮在前，如意在後。蓮蓮乃瓶兒前車如意，乃瓶兒後也。故蕙蓮死，即如意也。接口暗香緊提之甚。

